



愚伏別集 二

經筵日記

共六

~ 16
2344
12



門和
號 2844
卷/6-12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三



經筵日記

天啓三年癸亥五月十五日朝講入侍時叅贊官鄭經世所啓頃有謫客來自珍島者曰有唐兵廢朝時自河走回投於我國而若送中原恐洩其隱情流置珍島反正之後謫客皆蒙放還而獨此唐人尚拘島中相送之際痛哭訴懷云其情事極爲矜惻下諭本道放還爲當上曰依啓經世又啓曰旱災之酷如此宜速伸理冤獄而近日兇黨之被罪者皆無與焉此外冤獄令內外官審覈何如上曰事涉冤獄者下諭該職疏放爲可

長安先生集卷之三
六月十二日 上御文政殿書講論語八佾自子語大師
樂止徇于道路也鄭經世講論旨義曰周公制禮作樂
距孔子猶未遠而已盡廢缺故孔子周流天下知道之
不可行自衛反魯思欲正之此言恐出於其時也夫聲
音所以和暢性情消融渣滓也此三代之教胄子者也
後世則樂之道不傳焉今之樂只足以害人性情寧有
益於治道也又曰禮樂二而相為用是以有若曰禮之
用和為貴君臣上下猶天尊地卑若過為截然則情意
不孚必君道下濟臣道上承然後是謂禮樂也樂記篇
言樂之終始而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之本宜體念
焉李時發曰外方學校廢已久矣大邑則遣文官小邑

則以生進擇差訓導教誨儒生事著實舉行何如經世
曰訓導之名為世所譏必作大段事自以新耳目然後
方可為之嚮者柳成龍在朝時欲依中原提督官之例
差送教授以教儒生而其論終不行擇送提督使之勤
教屬校如有功效或陞臺職可也培養人才而用之如
木之培養然後可以為用也即今雖不可謂無人才曾
未見蔚興之風者正坐無培養之道耳人主萬化之本
也令禮曹及大司成為事日後擇送文官之可合者俾
知自上培養人才之意則亦必不敢怠矣又曰聞方外
言則自 上御極之後無知百姓之過望者甚多其後
宣諭御史所減之物亦或有仍捧之處使 朝廷德意

愚仙先生別集卷之三
二
不敷此甚未安且廢朝時調度使之稔怨於民何可勝
言李昌庭爲調度使雖不巧作名目而各司所納之物
自分曹防納捧其價於民間在戶曹未爲無益而在百
姓何異於各司下人徵捧之時乎今者俞昔曾以守令
兼管餉似爲不便海運旣主運餉之事以海運兼之可
矣

九月十一日 上御文政殿書講述而自子曰天生德於
予止忠信本也鄭經世曰聖人平居不以聖自居而到
此地頭斷然自許蓋弟子不知此而疑懼故言此以明
之旣又微服而過宋前言樂天知命之理後事全身遠
害之道并行而不悖也 上曰桓魋何事欲害孔子乎

經世對曰馬史有其事實而未能詳記蓋惡人不喜聖
人而然耳又曰自古聖賢每到難處必委之天宋哲宗
時司馬光盡革新法之害民者或者恐熙寧舊臣倡爲
父子之說以間之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
天下釋然此言是聖人之遺意也君子之於死生禍福
一聽於天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則亦在盡其道而已
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則身履亾國之道而責命於
天也至於王莽則僭竊聖人之言而爲之說曰天生德
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夫天惟福善禍淫盜跖之壽非理
之常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又曰盡其道
而死者正命也此言盡其自處之道也李晬光曰邦本

削弱皆由貪吏廢朝汚吏雖不能盡治其中現出者一
一錄案永不叙用宜當 上曰已往之事不可追治且
其已甚者多死矣經世曰苟無錄案則復通仕路勢所
必至李暉光之言是矣李暉光曰削科事兩司陳啓筵
中亦多啓達而迄無舉行之實雖難摘發當有處置矣
上曰前日筵中屢有議論而若盡削則玉石俱焚故
不敢決矣經世曰誠如一聖教而如丙辰謁聖則純用
私情公道惟一人云甚於七大文之科此則削去可矣
上曰不能目見何以盡知經世曰科場之文雖敏銳
善作者燭刻之製不能全美而榆柳火之作篇皆絕唱
決非場中之手也 上曰是乃竒俊格等所參之榜其

時叅榜者幾盡被罪矣經世曰近來 朝廷處置多未
可知柳永慶終以反逆追刑人皆以非罪稱冤至於專
權植黨斥逐忠賢濁亂朝廷之罪豈曰全無而反正之
後雪其反逆之冤復其官爵泉下朽骨不必強爭而前
日之罪實足以追奪矣於國家刑章不當如此也吳允
謙曰永慶之復官頃日始知鄭經世之言誠是矣經世
因啓曰臣有息女約昏定期於來月法典有受由之例
而臣與外臣有異尋常出入不可自外呈單故敢此仰
達 上曰依願允謙曰小臣前日陳大學章句進講之
意則自 上以行義畢後進讀爲教臣意則如鄭經世
之去甚可惜也經世曰吳允謙誤達矣經席之上諸人

送進講論方可以廣聞見而資知思何可專委一人况
以小臣謂勝於他人臣豈有秋毫過人之實乎且昏妲
亦是私家大事臣雖下去何敢久滯上曰若不得已
下去則勿爲預往臨時下去可矣允謙曰小臣所達蓋
以大學進講是聖學根基必須熟講深體使存諸心
而發於事耳年少聰穎句讀文章者非不多矣與存心
用工之久者意味自別矣上曰所言極是往還後進
讀可矣

同月十三日上御文政殿晝講述而自子曰蓋有不知
而作止何遠之有鄭經世曰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識理
者作事循理不識理者妄作而悖理聖人自言未嘗妄

作則可見其無不知也又曰互鄉習俗不美童子見而
門人惑蓋聖人無不可化之人童子之見旣靖其志則
前日之不善非所計也姑與其來見之美意而已上
曰保字何意耶經世曰不保乃不可必之謂也漢書魏
相任其計可必用保卽任字之義也李貴曰人性本無
不善故無不可化之人人主亦當容人之過古語云山
藪藏疾江海納污易曰見惡人无咎此皆可法也經世
曰在聖人則可中人以下則惟當善善惡惡而已矣乃
若見惡人无咎云者蓋謂人之不善疾之已甚禍階故
也東漢張讓母喪名士大夫無人往吊而陳寔獨吊讓
心甚德之其後黨錮禍作讓頗緩其事是或一道也然

古人云伯夷可學柳下惠不可學蓋學伯夷而不成猶
為皎潔之士學下惠而不成則終歸於隨波逐浪之徒
故云爾 上曰雖學而不成欲學伯夷者豈偶然哉行
已處身既盡其道雖疾惡如讎何能有害於身乎經世
曰國家用人各稱其器可以治兵者授將領有計策者
授備邊司有文翰者授文任各當其才則官無曠職而
庶事舉矣以臣言之藝文提學尤不近似必須為官擇
人隨才而授可矣臣是迂濶書生不宜談兵而邊事可
慮議論攜貳古所謂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江云者不
幸近之今日之勢與賊野戰必敗無疑須及天未凍寒
之前宜預設關防以為把守之地而未聞 朝家舉措

極為憂慮蓋制虜之策守城為上如安州龜城等要衝
之地知有堅守則必不敢犯嚴為守禦之備可矣且臣
在鄉觀之則赴西赴北之軍不蠲京上番價布徃徃侵
督身在塞戍而又應番役者事甚無據徃還間蠲減勿
捧事令攸司議定下諭于各道監兵使處宜當

十二月十一日 上御崇文殿召諸臣夜對親講大學衍
義自湯誥曰惟皇上帝止天命之性也鄭經世啓曰臣
衰耗眼暗請於燭前侍講 上令小宦賜燭經世曰降
衷之衷字先儒以中釋之與劉康公所云之中同 上
問曰中之理何也經世對曰無所偏倚之謂即至蓋足
理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性與道一也

自然不可易者父當慈子當孝自然之性也降衷之語
自成湯始發湯之功至密而優於武王矣盈天地之間
者爲器無形不見者爲理理與器一而已論語視思明
等上九字物也下九字理也人稟天地之至善善則人
無不好惡則人無不惡人性之善可見百姓衣食皆係
於君人君當以仁爲主矣成湯濊知爲君之難故曰慄
慄危懼苟常體念國家之福也 上曰君仁臣敬孰易
孰難經世曰固無輕重人臣則當盡爲臣之義人君亦
知爲君之難則仁敬之道盡矣日前伏見 傳旨極爲
感幸臣等卽欲上劄而以齋戒未果伏見 教旨敬畏
之心溢於言表毋怠此心則上天雖高可弭此灾昔景

公善言而熒惑徒度湯以六事自責而大雨數千里天
人感通固不差矣古人云地上皆天念哉又啓曰成湯
之德從諫弗拂者尤大 聖明之所當取則而近日院
啓皆不聽納全湜則臺諫處置之外 特命罷職極爲
未安全湜事非有意於攻人也此乃謬聞外間之言故
耳柳汝恒不謹之言臣亦聞之全湜糾劾之論不可不
爲也 上曰汝恒事傳聞失實若以爲然則爲不孝之
人亦寬矣經世曰諫院所 啓功臣子孫勿爲付祿極
爲是矣而自 上不允省費之事當思之 上曰功臣
子孫給祿自前有之不可一時遽廢也經世曰當此凶
年不可不廢明年若豐則復之可也况聞外方之言如

此凶年貢稅三手糧等催促盡納民力難支省費之事
當念焉又曰 聖明再造中興之業草野遺棄皆爲登
庸豈不休哉但外方民怨未知其故聞金時言則此
道人民雖按堵如舊而下三道之民不被聖澤常謂如
是而得見小康之治豈不難哉如臣不才雖居近密未
有補益第切憂憫矣 上曰草創年凶民力蕩殘賊若
不來年又小豐則豈不蒙澤但今與賊相對禍在朝夕
而事無頭緒在方伯者詳明捧未捧流亾田結從實啓
達則或有被惠之事而爲方伯者不卽舉行惟忠清監
司詳明善爲之矣經世曰湖西成冊詳密自 上特命
蕩滌而但各司貢物百姓幾爲盡納上京之後或上司

奪之或勢家取之雖令蕩滌而民不蒙惠若今年應貢
之物減之則均蒙其惠 上曰該曹亦有此意矣經世
曰民之休戚實係守令漢宣帝以守令至任六卿今之
守令當爲官擇人而內重外輕勢不如三司 祖宗朝
以外入內以內補外者此也 上曰非無人擇之不精
故耶經世曰內臣以補外爲貶故該曹嫌不擬之矣
上曰此非公心也我有公心人言何傷頃見通津儒疏
則洪茂績政治清謹人各如此何患於爲國也經世曰
若簡拔委任則人豈不自勉而善爲乎且與賊相對而
無禦具若有急則都城必難守千乘之君豈可避行自
古城郭之設所以待暴客也若繕治城郭積儲糧餉則

可以禦寇人君一動危亂隨至此不可不念且聞外論則朝廷皆有意於湖南臣竊思之人心之醇古不如嶺南若有不幸之患則嶺南可也 上曰都城不可不守而糧餉措辦無路甚可慮也嚴惺曰地利不如人和若失人和則雖有金城湯池無可爲矣莫如保民之爲先經世曰此根本之論也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時使民則民不怨矣 上曰天怒民怨惟予之咎何以爲之經世曰自 上有恐懼之德故天實仁愛之有此天變若不畏天變爲天所棄 上曰不徒畏之責躬之外必舒民力可矣經世曰終始一心愛民以仁則可以保邦 上曰不但外方都城亦窮何以爲之經世曰京外

之民亦豈若往日之困也防納食利之人或多怨之云而此則奸輩不足慮也但下嫁之禮太侈或弊及於都民而不無怨之者云 上曰貿易不能無弊然不得已也經世曰以 慈殿有此不得已之事人皆知之但年凶過侈則非也且外方皆言該曹公事下去妓樂等預習以待云未知明春將欲爲進豐呈之舉乎 上曰其時傳教該曹預欲爲行會耳經世曰盡誠 慈殿此聖孝之事而但民窮財盡以待後日可矣沈誥曰李洁李潑其爲逆謀未必知之而至於殺其老母人皆寃之竒自獻當初人皆不取而及其鈇鉞當前之時特立大節自後人皆重之若果有逆狀豈止於中途付處乎 上

曰此言是矣但既出逆招則放送似難當用惟輕之典
矣經世曰自獻為人臣亦不取而丁巳立節非人人所
可爲士類皆取之沈諱陳其所難言者若知其爲逆獄
則不但中途付處而止以此見之則可知其不與逆謀
也又曰李浩等未復官爵事實爲冤痛先王雖未及
之 聖明洞燭焉

四年甲子三月初五日 上御資政殿三公以下引見時
鄭經世進曰适賊之變兵不滿萬而都城失守 大駕
播越實係天數而不數日克復亦是天數然若一諉於
天數則人事之修廢矣古人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
誠啓聖興邦之一機會也自 上痛自責勵非不至矣

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有二焉使人心悅服民力裕足而
已臣聞之賞罰未有以服人心而反有鬱怫者蓋獻等
臣意以爲必無可生之路其送款元帥之書不過爲後
日之地若賊未敗之前爲此則自可賞矣及勢窮而後
始爲斬來其設心不過事成則富貴敗亦斬一人可以
免死原其罪惡有甚於終始從賊此而不誅則亂臣賊
子接跡而起矣申欽所謂以誅戮鎮服者此也昔郭誼
斬劉稹以降而殺之司馬光議曰當待以不死胡致堂
以爲必可殺也胡氏之論得正矣又曰 反正以後民
未蒙惠今聞減損進上云實是大惠但如前年裁省廳
所減民實不知其惠矣其間各其人木若蠲減則是生

馬休先生集卷之三
民之大幸矣 上曰慈殿進上三朔一次似爲未安李
元翼曰 慈殿傳教有曰 宗廟祭享尚且減損予之
進上何獨仍存此不可不奉行經世曰 慈殿傳教至
矣必欲如平時則近於養口體也減損而將順者乃養
志也 上曰慈殿之意雖欲減損豈可盡從乎經世曰
祭享則減而 慈殿之進上則不減故 慈殿以爲未
安其意至矣當此變亂之後必大示惻隱之意若使外
方知并減 大妃殿供上則豈不是大幸凡事必須勿
如常規須思慰悅民心可矣又曰臣冒忝經幄有懷必
達伏見朝報以尹煌劄子至有謀陷勲臣之 教尹煌
劄子雖或過激而當 大駕播遷心實憤惋而發也豈

有他意於其間而 傳教如此是則 聖教過矣若果
欲謀陷則且當加罪之不暇臣恐君父之教不當如是
王言一出羣下疑惑矣 上曰李貴本非領軍之人不
過欲往觀而還耳至於徑歸不無其罪故既令白衣扈
駕而至論之以死故如是爲教耳又啓曰前者 命於
論語懸吐以進矣昔人於舟中有講大學者今還宮已
久進講何如 上曰進講之冊已備則爲之又曰卿自
南方來近來人心何如對曰畿甸人心大變行到陽智
問主倅去處則答以避匿矣嶺南賊鋒稍遠人心亦不
大騷及臣下去爭相來見聞 大駕播越莫不憤惋揮
淚相與激勵義兵已聚而旋聞賊平使從事官畱管臣

馬休先生別集卷之三
卽上來矣今若雨澤頻降農作趁時則秋成可望而不幸又不稔則民無生道矣 上曰天欲雨而不雨大是旱徵予自公州來見川澤渴涸黃塵漲路予甚憫焉又曰張顯光予甚欲其上來今幸見之予竊喜焉經世對曰臣於下去時抵書諭以 上意勸使上去矣 上曰彼亦言見卿書矣

同月二十一日 上御資政殿講子路篇自子曰君子止反是鄭經世曰君子小人之異同在公私義利之分同寅協恭者君子也阿諛黨比者小人也昔者梁丘子事齊景公君所謂可則以爲可君所謂否則以爲否專以阿附爲事爲人君者可不明察其賢邪哉李貴曰近來

進退人物與昔突變矣經世曰人君用人專在於公正執其兩端折中都在 聖心矣 上曰無求備於一夫而但大器小器各適其用難矣經世曰三無私聖人之德也人主但當體念矣李廷龜曰奉審 宗廟則歷代寶冊或無或破 宣廟謚冊及廢朝追崇之冊亦皆欠缺而功役重大物力蕩殘待秋成爲之何如 上曰待秋爲之可也經世曰臣以 宣廟祖字未安之意前已啓達當廢朝追崇時尹根壽以爲不可而止其後李爾瞻輩乃爲之若稱祖則有如 穆祖桓祖之追稱今則決不可仍存具由告辭而改之爲當 上曰尊號不可更議也經世曰近來臺官以風聞不實之言善治守令

愚行先集卷之三
十一
被劾者多甚爲不可所論若可則聽不畱難亦可也而
李守白等事聽何遲難耶 上曰李守白則還收加資
矣李貴曰國以信爲寶而當初掛榜曰斬獻者封府院
君云故如是斬獻雖是窮蹙之後豈無其功耶 上曰
卿知其一未知其二當初所約謂未渡臨津之前斬獻
則可封也窮蹙之後得斬足以免死加資豈不過乎經
世曰漢封五侯者爲其斬功也而此輩則自初從賊無
所不至而及其力窮勢蹙始爲斬獻者罪均罔赦金長
生曰臣爲 元子侍講見 元子氣質英明但不勤讀
書或有生讀處也 上曰才鈍如此師長勤嚴教誨可
也經世曰聰明英睿故不勤於讀然近日則問其文義

庶有向學之心矣入內時自 上勉以勤讀可矣李貴
曰鄭經世李廷龜徒知講論不知爲國之務一部論語
何益於治國也 上曰卿言過矣李貴曰臣言非過
殿下無腹心之臣故無一人進忠言者坐此金長生等
皆不忠之臣也經世曰臣本迂儒未諳兵事今李貴若
以爲迂儒無用則可也直責以不忠則過矣

四月十六日 上御資政殿晝講憲問自子貢曰管仲非
仁者止事君三也鄭經世曰子路好勇故以召忽之死
爲是而管仲之生爲非子貢智者故以爲管仲之不死
則猶可而至於相桓公則非也孔子答以事功故其言
如此也所謂如其仁者非謂順天理而無私心也二人

抑仲太甚孔子所以揚之也子張以令尹爲仁而孔子不許若子路子貢以管仲爲仁則孔子亦必不許之也當是之時楚國強大與中國爭霸而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免爲被髮左衽之俗此管仲所以有仁之功也管仲終成這事業故見稱於孔子若無事業則反不如召忽之死也召忽雖不擇君死於所事則不爲非矣 上曰管仲死於子糾則當時當未免被髮左衽之俗乎經世曰當時無如管仲之才智者雖有桓公恐不能做得如此事業也伊川所下兩可字猶孟子所謂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也下可字亦可之意不如上可字聖人只稱其功而已也王珪魏徵事不以功掩其罪程子之言可謂

嚴矣後世則論人不公雖有所長有一短則棄之雖有所短有一長則取之聖賢之心則至公無私故其言如此也公叔文子薦其家臣與已同陞其心亦至公而無物我之私可知故孔子稱之禮記所載貞惠文子卽公叔文子也衛公稱文子曰衛國有飢爲食以賜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亂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之貞惠文子孔子曾聞此言故稱其爲文也講訖 上曰張顯光下去時卿往見乎經世對曰臣時以病呈告未及往見矣顯光之作行計已久而以推鞠事出於意外故不敢言去臣於出仕翌日欲往見則已發去矣第顯光

以自 上眷注欲留侯 上命而後去則終無可退之
日故自前定計將於臨行陳疏矣 上曰自上年欲其
一來而今幸得見深以爲喜遽爲棄去缺然甚矣恨不
得復見而送之也經世曰他亦尋常感激而非徒素多
疾病山野之人異於從仕之臣無供職之勢初來之意
亦不爲留計也

九月十五日 上御資政殿講孟子梁惠王篇自有復於
王者止王請度之侍讀官李埒講論首義曰此三章皆
明推恩之序親親仁民爲先愛物次之近而易者仁民
之事遠而難者愛物之事是故發政施仁易參贊化育
難矣宣王蔽痼已甚孟子知其病處勸其推恩而親親

仁民也若能因其發動處擴而充之則爲仁之術在此
擴充之道在乎克己而已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正以仁民愛物之序而言矣 上曰下文似主心
而言也鄭經世曰百物必待權度然後知其輕重長短
而心爲甚蓋物則有形而心則無形以心察心似若二
心而當其發作之時察其所用便是權度也宣王知愛
物而於同類於親處不能推其本心故至於殺人盈野
是失其輕重長短之序也是以孟子謂宣王曰保民而
王此因宣王愛物之事而欲知其親民之爲本也上文
所謂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者喻宣王知愛
物而不知愛民也宣王非無愛民之心而私意蔽之故

不知其本也又曰本然之權度此言甚妙蓋人君與學者能審本然之權度則無錯誤底事但能盡格物之功然後可以知其權度若無其功則認人欲作天理其所謂權度者必錯矣宣王本是物欲蔽痼之君也其於仁民愛物之事尚不知其輕重長短何足道哉自上當窮理而明於是非善惡不錯於本然之權度然後可矣若小不合於天理之準則國內臣民皆見之矣堉曰必須致力於涵養工夫然後能審其輕重長短若無涵養之工則認私為理認理為私矣如欲涵養亦必用功於致知上使本心洞澈然後可也如鳥兩翼如車兩輪固不可偏廢也孟子言語發越有功於學者無處不然而

此章及公孫丑養氣章尤為有功發前聖所未發之說也金縢曰頃日處置臺諫事外方之人孰不駭駭而未幾以大臣啓辭還收孰不感激然如此事頻頻有之則言路必塞矣經世曰其事自上為無前之過舉人皆惶惑莫知所達以大臣之言旋為還收如日月之食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矣上曰昨日本館及諫院劄皆切當正直矣經世曰古之人憂治世而危明主聖質英明羣下誰能企及恐有輕視臣僚之患故先事以戒矣又曰頃者毛都督所送禮物中多有奇巧之物自上性好儉素前年以綱目粧橫過為奢侈即為出給推其該官臣知上意必不畱心於彼而竊恐元子年少

若見其奇巧而好之則甚可憂也堉曰紂之惡非一而武王數罪在於奇技淫巧此物非徒自上不當受之政院亦不當入之矣不直則道不見雖於毛都督處亦當以無用拒絕而不受也元子年少德性未固志氣未定鄭經世之言是也經世曰大學或問以吳允謙所啓已爲懸吐以入首章論敬及論格致處最爲臻極萬機之暇所宜留心也

同月二十五日 上御資政殿講梁惠王下篇自王曰大哉止人欲之分矣鄭經世曰齊宣王不能交鄰而孟子如是言之文武之怒皆是好底怒也怒其所當怒則好矣至於好樂亦非好事而孟子欲因其所發而開導故

每以此等事言之矣 上曰其言極好而齊梁之君不能悟而用之是可惜矣經世曰前日廢主交通奴夷時每以此言藉口湯之事葛文王之事昆夷比而言之極爲可駭矣 上曰以小事大者真事之之謂耶經世曰此事字真事之之謂也太王之事獯鬻是也 上曰鄰國雖大以事言之未可知矣經世曰此非稱臣而事之也畏其強而待之厚也大槩人君不能自強則甚至涕出而女於吳此乃人君之大戒處也

十月十一日 上御資政殿講梁惠王下篇自孟子見齊宣王止此之謂民之父母 上曰世臣親臣分而言之蓋親臣則雖或有亾去者而世臣則與國家同休戚似

不當去之未知此言何如耶鄭經世曰世臣不可無而人君之用人如此則其無世臣可知也親臣世臣雖若有輕重而以其時賢否言之則亦無輕重今日之親臣卽後日之世臣也 上曰親臣則似當視其君之所爲而世臣則當一心於其國蓋其所懷之志不同也經世曰人君之道但當推誠任之耳不可曰此人乃與國同休戚之臣我雖失道渠安敢去之云則非也君臣皆當盡其道而已君不待之以誠則貴戚之卿亦當去也

同月十四日 上御資政殿講梁惠王下篇自齊人伐燕止舍所學以循之哉鄭經世曰此章所謂悅則取不悅則不取孟子非獨謂人心也人心之向背卽天心之向

背雖舉燕民之悅不悅而言之亦天心在其中朱子門人誤觀此章之意疑而問於朱子故朱子亦答之以順人心乃順天心也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而後人誤曰應天順人此語倒錯矣 上曰何必舉文王之事而言之也此孟子之所以好辯處耶經世曰此不過欲使宣王得民心也其志則切於救民矣又曰乾坤乃人之大父母是故橫渠比乾坤於父母比人於同胞後世人主不知此理視人命如草芥良可歎也

五年乙丑正月初六日 上御資政殿講公孫丑上篇自孟子曰尊賢使能止人欲之私矣鄭經世曰市廛卽今之所謂地稅隨其市上之所有而廛之市官以法治其

濫耳侍讀官李潤雨曰助是井田之法八家同力助耕
公田公田之出自爲官用稅不及於私田矣 上曰其
時方行井田之法而何以有此言耶經世曰戰國之時
暴君汚吏廢壞井田之制此法之不行蓋已久矣 上
曰其時天下無行之之處乎經世曰戰國之時惟滕文
公欲行此法故孟子惓惓言之而終不能行也我國平
壤府有井田形止而頽廢已久韓浚謙爲平安監司時
其兄百謙往見其形止至作井田之說而基軸已頽未
能詳知且形勢甚窄似不容八家之同一井也云 上
曰我國無平原廣野故因地形而爲之八家雖不得通
共一井亦有折長補短之制耶經世曰箕子殷人也頗

異於周制故只設於平壤城外而他無設行之處矣潤
雨曰三手糧之法出於訓練之用永爲定規而三結收
布卽廢朝謬規至今仍存巧作色目外則監兵使內則
各司皆有侵擾之弊至於忠勳府四地云者或奪民田
或占間地名之以鎮弊端無窮嶺南七八邑方有此弊
守令不敢下手小民甚苦之或以爲廢朝時事變發不
勝寒心經世曰三結收布將用於天使接待之時而各
官以朱捧爲已捧轉報該曹故該曹以爲應在官庫之
中如是督運而各官不敢言不捧又捧於民間故民以
爲苦也沈悅曰民皆曰國家爲不來之天使徵督至此
耶云則今當維新之日不如蕩滌而不受也經世曰所

謂設鎮事誠為可憂畿甸土腴之處前日勢家及廢東宮多設鎮為逋逃藪反正之初其徒畏法逃散今聞有還設之處百姓為苦云請令罷之潤甫曰人心怨叛則赤子為仇讎收拾人心是王者第一急務經世曰天地無他事只有生物之心生生不息之理合於氣而為心故人莫有不忍人之心是以孟子加人皆有三字又曰齊宣易羊之事亦出於不忍之心而至於糜爛其民則不以為不忍是雖有不忍之心不能行不忍之政之致故曰徒善無益也所謂惻隱之心多動字意思見物而感隨事而應孟子此言實欲感動人心而若為物欲所動則雖有仁義禮智之心不能擴充伏願垂

念焉又曰近自外方來者皆言守令之操持警飭漸不如初上年發遣御史檢察各官其中尤甚者雖或拿來而無一人罪之以賊者似無所益而各官若聞暗行出送之報則稍存恐懼之心至如臺諫論劾則只舉風聞間或失實暗行則遍歷民間審察疾苦似不止臺官只據風聞而為也若命近侍治裝以待則聞者必為動念自戢矣

六年丙寅十月二十日 上御資政殿講盡心下篇自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陣止人亦愛敬其親矣同知事鄭經世曰此時列國之君皆以治兵善戰為能臣故孟子有此言也 上曰征與戰異乎經世曰征上伐下也戰

敵國鬪也 上曰孟子以血流漂杵爲不實者其意何
耶經世曰蓋恐後世之君臨陣多殺故有此言也 上
曰臨陣不殺則無乃近於宋襄耶經世曰宋襄安足道
哉無其德而如是故取笑千古也 上曰上章註所言
隨遇而安者必至於堯舜地位然後可以能之也其以
下則豈不難乎經世曰 上教至當此乃反躬自得之
言也自 上亦起自閭閻雖不至如舜之窮約然與舜
之事頗同矣 反正之初欲減供上紙臣意則當低其
紙品而已 上教以爲在閭閻時亦爲支過今雖無此
有何所害其時入侍諸臣莫不感激此乃隨遇而安之
之意也然而臣愚過慮常以爲聖人以下位不期驕祿

不期侈 殿下久處富貴之位恐生宴安之心也到今
觀之臣之所憂似爲不妄 殿下若有一毫宴安之心
則非隨遇而安之意也 殿下此教必有省察之事
此乃生民之福也崔來吉曰內需司 反正初人皆意
其必罷矣近日臺諫請罷而亦不 允從何也經世曰
羣下之情皆欲罷內需司蓋以三代聖王之事望之於
殿下也講訖經世曰 魂宮親祭每月朔望不廢此
雖出於至情日氣寒沍冒夜 舉動恐必致傷此乃外
廷臣僚所同憂也只須參朔日之祭而望日則綾原旣
爲喪主使之行祭豈不妥當乎內間事雖未詳知而
大內設位朝夕哭臨云旣與士夫居喪有異情雖罔極

豈合於禮乎且萬機酬酢之外朝夕哭臨豈非致傷之本乎伏願 節抑焉金光炫曰此處虛廓雖圍之以帳寒氣透徹須於便殿開筵如何 上曰雖有溫室而法筵不可開於便殿故不得爲之矣經世曰此則自 上禮遇臣鄰之意而與其以日寒而停廢不若開筵於便殿也又曰毛都督情形似有跋扈之漸矣 天朝命令既不順承萬里外之事 天朝必難盡燭而雖或有所疑與敵對壘之時必不欲顯然致討矣本朝事大如子事父自 祖宗以來無一事不盡其極焉今者明見都督之反狀而不爲密奏終爲未安也 天朝雖如是羈縻若一朝有所處之事則毛之投奴無疑若然則損威

於 天朝貽害於本國豈有其極乎 上曰卿言切直而但事勢不然矣 天朝亦非全不知毛將之事無功而賞豈不異哉本國雖欲爲密奏旣無昭著之逆狀且此人甚奸狡必締結權要及宦官輩以爲援矣經世曰此乃廟堂大計而中心有所憂故敢爲仰達矣

七年丁卯正月二十四日 上御興政堂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李植曰鄭經世不知號召使差下之事今已上來嶺南則漠然不知賊竒云李潤雨稱號召御史先爲下送可矣 上曰先送潤雨有何所益與鄭偕往同事可矣張晚狀啓安州旣陷平壤有潰散之竒云矣尹昉曰平壤城池不如安州不無潰散之患國事萬分緊急

胡書又至不如卽爲回答也若有難從之請則雖國斃不可從也李貴曰若不許和則已如欲許和則不可不急速回答一差官起送陣中甚合事宜矣上曰諸大臣意何如申欽曰渠若直送朝廷之書則不可不答矣李元翼曰臣則時未見胡書此後難處之事必多而今則事勢已迫姑息之計不可不答至於奉幣稱臣之事雖國亾決不可爲之矣上曰領府事多病遠道何以得達乎予用憫焉元翼曰臣雖死於道路有何所惜東宮若奉兩殿入于江都大駕南下則渡江之日卽恢復之基也而今旣牢定不敢更達矣經世曰國運不幸奴已深入我之兵力萬無對敵之勢大小臣僚孰

不扼腕但我國已無所恃朝廷膽慄故策應之事不能成形邊報入來之日只爲入保江都之計而已絕無命將出師之事極爲寒心且此賊之所畏者烏鏡也臣以爲砲手必已入送前路矣今聞尚不爲之專以和事之故羣臣皆有姑息之心而然也自前此賊以一和字欺我我則無自強之勢此賊何所畏而和可固耶上曰以卿爲嶺南號召使卿不知而上來耶經世曰下諭由烏嶺而下故臣時未得見雖於中路得聞而欲一瞻望天顏仍爲上來矣尹知敬自請捐軀赴難此乃奇男子之事也然知敬獨往果能何爲制此賊莫如砲手砲手須速入送知敬處且定大將一人使之聽節制於

知敬可矣臣之此言張維則以為迂遠而臣意果能設險以待則砲手雖少必能抵當矣且廟籌雖定而臣之所懷不敢不盡之江都天險也 東宮入避 大朝南下則忠義之士孰不奮發乎今日上下皆以國事為無可奈何我國豈終為檀裘之鄉須堅定 聖心使在下之人振發可矣 上曰嶺南異於他道必不翹視國事矣經世曰道內人民想必同聲相應矣且臣欲得朝士數人為從事官李潤雨則既已差下云姜大進方為臺官未知何如若無不可則臣欲自辟朴瑀亦欲帶往矣 上曰嶺南之事尤重依為之經世曰羽林衛等空名帖臣欲得數百張以往如山尺砲手等可得募集矣

上曰此事不無後弊議于廟堂而處之可也經世曰如庶孽許通帖則似無所害矣 上曰然矣經世曰本道文官等上來則不過扈從而已請勿令上來或為募粟或調義兵如何 上曰似好矣經世曰有名士大夫散在諸處則小民皆在團東之中可無從賊之患矣空名帖既出而自 上必欲臣速發則臣明日當發從事官則隨後下來可矣又曰自 上未知已為從權否時以 運宮卷會 上曰賊報入來之後予亦以 宗社為重素已十朔 不為行素矣

四月十九日大臣諸臣引見時鄭經世所 啓今日所急積穀鍊兵之外更無他事到此地頭豈可以他事為心

異代分列身卷之三
三四
安常守故不思變改之道也雖係 慈殿之事若小有
民間弊瘼亦當隨便蠲減矣近日臺諫所論蘆田之事
自上以爲係于 慈殿而不從且諸宮家魚鹽等事
亦以爲重難方今國事寒心而如此等事尚且靳惜何
也 反正初諸臣請罷內需司今若快斷革罷則百姓
必爲感動矣且如各司官員減數之事在江都時已爲
定奪云臣意則以爲只減參奉別座有何所減之實乎
雖六曹之官亦當只置數員而皆可減矣

十一月初一日晝講中庸序文至新安朱熹 上曰朱子
之名諱之乎參贊官鄭經世對曰臣意願自 上以古
聖賢爲師則諱之可矣張維曰常時進講孟子之名亦

不諱然經世之意欲自 上特念崇儒重道之意矣
上遂諱之講訖經世曰中庸之書與大學有異大學則
爲學工程都鄙釋言似不難知而中庸則憂異端而作
故其文最難理會說下學處小說上達處多故難知也
憂異端之出而道學之壞也故推本於堯舜允執之中
而言之舜大聖人也以能生知故只言允執厥中四字
至於禹則慮或難知故備言精一之工人心出於形氣
之私飢思食寒思衣是也道心出於性命之正仁義禮
智是也飢食寒衣聖人不能無心仁義禮智下愚亦稟
於天精者察其出於形氣義理而擇之一者守其本心
而不流於人欲然後自無過不及之差此所以有精一

執中之妙也任他所出則人心惟危易流於欲 上曰
孟子所謂四端爲道心耶經世曰四端道心之發見也
上曰人心亦有仁義禮智乎經世曰七情出於形氣
而如孟子之喜而不寐舜之怒四凶孔子之慟顏淵皆
合於天則蓋七情所包者廣或出於形氣或出於性命
性命則專歸於四端也又曰作聖工夫只在精一二字
擇善精也固執一也以孔子之言言之博我以文精也
約我以禮一也 上曰精一必須識見高明然後能之
苟不高明何以能之經世曰識見不能自高必有窮理
之工然後可進於高明若不然則自以爲是而入於污
下知或偏於始行或缺於終如伊尹夷惠雖到聖人地

位知之偏故不如孔子之時中臣恐 聖學高明而一
之之工未盡也以明明之資堅守德性則善矣 上曰
見一字與虜講和之事思之矣知其不可而爲之是未
一也經世曰 聖教至矣當其時以 廟社爲重故不
得不如是而至於自強之策則如句賤之謀吳可矣又
曰 聖心每以其時事爲非畱在淵衷則害於養心工
夫先儒有曰雖有悔不可長存在曾中繼自今寤寐夙
夜專意一力但爲自強之策則有辭於後世矣又曰舜
禹授受十六言萬世心學之淵源帝王治國平天下必
由此學然後風俗醇漢文帝唐太宗可謂治平而文帝
師法黃老太宗專用霸術後世聖學不傳故也竊願

聖上以儒自處以聖賢學問爲務焉人主居崇高之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惟聖罔念作狂毫忽之間聖狂斯分願警言省於斯焉苟無喫緊着力之工而不過用心於言語文字間則何益之有哉臣以妄見請諱先儒之名而自上採納不耻下問舍已從人之德微處可見同月初四日晝講中庸自道也者止以終此章之義鄭經世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性之德也發而中節謂之和者合於理也以中和謂人之性情譬如以方者爲地圓者爲天也性道教三字中道字尤重故此章以道爲主而言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而皆在我者也且非只在於此而不在于於彼天下萬物皆同得之者也而亘

古亘今充塞兩間故曰不可須臾離也註所謂無物不有謂之橫說者言盈天地之間者無外此道故也無時不然謂之直說者言自上古至人物消盡之時無非此道故也若離道則不可謂之率性也故君子雖於不聞不睹之中亦不敢忽不聞不睹之中猶且敬畏況於睹聞之地乎程子曰靜中須有物謂常惺惺之意也上曰靜中須有物卽常存敬畏之謂乎經世曰靜而能敬其體自活非如枯木死灰者也此則存養工夫也下文所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謂與人相對之時幾則已動於中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處也此則省察工夫也程子曰止水中間一点動處卽幾動之謂也上曰凡人

外爲修飾者於他人所見處則擇言而發之於不睹不聞之中則其處心行事未可知矣經世曰大學所謂慎獨謂獨處之獨也此所謂慎獨謂與人相接之時已所獨知者也於此而慎則其慎可知矣又曰前日 聖教人欲恐錯認爲天理分理欲於日用事物之間則工夫密矣 上曰以四端言之若惻隱於不當惻隱之地微細善惡之事自經於溝瀆則謂之善端可乎經世曰如梁武之不爲殺生以爲仁是也 上曰孟子謂柳下惠聖之和者與此和字同耶經世曰柳下惠之和與此不同就其成德之造極而言也此和字指喜怒哀樂之各得其當而言也 上曰家之中堂之中之中字善形容

也經世曰致中和而位育者存養省察之極功也此在帝王爲尤切自 上體念焉若以一家言之父子妻孥各得其所是天地位也上下人物各得其樂是萬物育也爲人君者苟能正心而至於天地之氣順則萬物自育矣雖端拱嚴邃之中而心與天地流通可不懋哉 上曰三代之後有如此之盛乎經世曰三代以後雖或有小康之治而詎望其中和位育之盛乎先儒有問曰學者因喜怒而可至於位育乎程子曰古之人君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是喜怒也哀矜鰥寡樂育英才是哀樂也以此觀之思聖之言尤豈不信然乎 上曰此書不言格致何也經世曰雖不言格致而工

夫則在其中所謂道問學及知仁之知字皆是也又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學者緊用工夫處也恆存敬
畏之心以養其中則於發而中節也何有夫人心譬如
止水水靜不波然後方能照物心若不靜則喜怒哀樂
有以撓其外耳大學所謂之其所賤惡而僻焉之其所
親愛而僻焉者此也凡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留滯於心
亦非發而中節也人君酬酢萬機聽覽無暇心易動撓
喜怒之際尤當致謹

同月二十三日 上御滄和堂講中庸自第十章止十一
章鄭經世曰十章專言勇也孔子知子路血氣之勇故
言此以教之也人各稟其風氣故南北之強殊異苟無

學問之功則不能變化其氣質也和而不流以下正君
子德義之勇也所謂抑而強也大抵南強固賢於北強
而亦非君子之強也君子之強四矯是已勝人欲之私
者乃強之事也 上曰人之守明見而不移者強耶經
世曰人之能遏欲存理者以明見故也而着力實地而
後能守而不移也 上曰卿亦南方人也南方之習果
能與順乎經世曰南方豈盡與順北方豈盡強勁然
殿下欲知南方之風習不得不陳之矣嶺南風俗朴野
而但仁弘出於其地一生以傷人害物為事亦不可知
也 上曰此則俗所謂別種也經世曰朝廷近以嶺人
為豪強是寃語也壬辰以前則晉州安東之間頗有富

人屋多踰制而武斷者亦或有之亂後則貧殘甚矣舊
時豪富子孫徒守巨屋而財力之盡田土征賦或不能
自辦人徒見其室廬之高大田畝之連陌而謂之豪強
而不爲公役豈非冤乎 上曰同是南方而兩南之習
不同何也經世曰臣於湖南爲守宰方伯察其風俗雖
下吏亦皆伶俐而過強之習則有之矣頃者奉常正趙
靖爲金堤倅多有漏卜者趙靖欲均之摘抄漏卜則其
民乘夜格殺監官王果人亦以如此之事白晝射殺監
官云此事非他道之所有也 上曰其習如此故武藝
勇力爲其所長三韓之時百濟最强今則其俗只行狡
詐自爲私鬪而已此則必由於上之人不能御下而然

也經世曰此則不然矣壬辰之亂嶺南則直擣兩路而
湖南則丁酉間清政之出來也多有防守以此見之足
知公戰之勇矣 上曰此章之言強至矣經世曰古人
曰氣質之勇小學問之力大此做工夫變氣質之謂也
蔡元定亦以爲人之氣稟不同終始難變必資學問而爲
之也變化氣質之工甚難 上曰能變氣質方是中庸
之道豈不難乎經世曰然哉然哉故曰民鮮能久矣又
曰不能期月守也又曰不可能也又曰惟聖能之可謂
至難矣而帝王及學者不可以不能而不爲之也 聖
明當於萬機之中察而爲之大學至善乃中庸之道也
事事至善中庸亦可能也 上曰人行中庸之道人當

知之何以不知也經世曰 聖教然矣人於一家行善則父母知之父母知之則朋友知之朋友知之則當聞於上矣穀梁傳曰學問已成名譽不著朋友之罪也中庸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人若見信於朋友似乎見知於上而末世之事不可以理論之且朋黨之說出則毀譽專出私意人之是非豈得盡公乎 上曰然矣朋黨之禍必至於亡國朋黨出而其國治者未之有也相好者揚之不相好者斥之斥之吹毫揚之掩疵其害豈淺淺哉今之朋黨異於君子小人之黨古則君子與君子為朋小人與小人為朋今則士大夫若家傳世守而為之賢否相雜於彼此尤為害國矣經世曰此 聖明

洞快之教也三代盛時彙征者君子也見棄者小人也後世則以相親為黨黨則君子小人混其中矣宋時元祐之人皆正人而程子曰徒知異己者為小人而不知同己者未必非小人元祐尚然况其下者乎方今豈無一二人仰體 上意務行公道而古人曰人心不如我心我雖欲公人不從之故其勢不能也又曰近來以國事擔當者絕無中外皆然人心以之不固王之橋虛揭入來之後騷動日甚頃者樓鍾為風雪所凍凍消流液不足為怪而人皆奔走而競觀之此非異變而人心如此古人曰人心之搖搖於敵國之變者此之謂也閔應亨進曰臣聞召李澂入闕已累日云未知所畫者何物

而固非切於治道况此時 殿下一舉一措當以洒耻
爲心豈可玩好細娛哉經世曰此言臣亦聞之古人論
人主之愆曰以書畫嗜好者雖異於土木聲色而役心
則一也今激善畫者也入闕已久則必使之繪畫此實
玩細娛而忘大憂也今若撤之則亦光明之道也臣又
聞自 上使姜碩期進教 世子嬪小學碩期入來則
以繡薦坐之云若然則非崇儉之道也 上曰內軒則
以無文席鋪之行廊則以草席鋪之此言必無其理卿
須問碩期果然則豈非大可驚乎李激事卿等言是也
予固不及思之矣因 教曰不變未達之所守云者不
難事也何以云云也經世曰苟非强者豈能不變未達

之所守乎士也窮而在下則必有所志而仕宦則移之
達而不變豈不難乎 上曰然矣昏朝阨窮之士大夫
孰無他日致澤之志也至于今日不變者似無可謂難
矣經世曰 上教至此此則臣僚之罪也自 上在昏
朝時忍性何限及正後亦常念其時之志則可謂不變
矣 燕安之中若或有髣髴於昏朝之事一刻意以
去之可也 上曰卿言至當矣經世曰前達繡薦之說
必是傳者之誤而李激事自 上旣已知非矣自今出
之可也必須用勇而行之 上曰此事亦可謂勇耶經
世曰小事亦不爲難便是勇也因啓曰聞賊方犯上國
又欲東搶云若猝然來迫則無計可制臣亦言于備局

曰以火炮設伏於要路則此賊可以當之頃者李曙所
啓設伏處調審云此言甚善必送能審地形者察之可
也 上曰此在得將將若得焉則臨機應變自可制勝
設伏等事卽其緒餘耳經世曰 聖籌至當八道監兵
營處使擇薦俊才則庶可得矣

十二月初五日 上御浥和堂月廊房講中庸自子曰道
不遠人止下章放此鄭經世曰中庸之道備於身行之
欲遠於人則非爲道也索隱行怪之類謂爲道遠人者
也忠恕亦道也謂違道者只違中庸之道也聖人之忠
恕與學者之忠恕有異忠爲體恕爲用能忠則恕在其
中能恕則忠亦在此矣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者聖

人非謙辭之言也常有不足之心而恐其行於身者或
有所未盡也 上曰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長短之法
不同故耶經世曰非不知長短之法而彼此之木有異
故以爲遠也謂以人治人尤至近也 上曰聖人之忠
恕與學者之忠恕行之雖異本義何殊經世曰 聖教
至矣聖人學者之忠恕有生熟之別而本義何異 上
曰學者亦推而極之則宜至於聖人之忠恕矣經世曰
至矣 上曰爲人君仁威之道甚難仁於可仁斷於可
斷是謂仁威並行也可以斷而不斷是仁乎經世曰此
則姑息之仁也書云流宥五刑情有可恕者也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聖人恤刑之典也怙終賊刑聖人重法之

意也 上曰崔覲之罪亦有可恕之事也經世曰臣與
崔覲相知久矣其處事萬無如此之理自古除君側之
惡逆賊之言也崔覲豈不知之但崔覲聞仁居有隱士
之名不以爲疑也當初挺囚 啓聞則豈有可罪之事
乎今 聖明燭其可恕之狀好生之德至矣因啓曰關
西蕩敗之後守令貪污甚於平日云自 上擇遣暗行
可也 上曰暗行之舉外人謂何也經世曰暗行一發
守令竦動不敢濫雜矣又曰 殿下雖有納諫之量不
無持難之事諫官豈親見而上達或有風聞失實之言
故諫官論劾多不從聽諫之道固不當如是矣

同月十一日 上御滄和堂月廊講中庸自哀公問政止

又當知天鄭經世曰哀公問政於聖人此章人君各別
體念處也文武之政昭載方冊而以得人爲先務聖人
亦不能獨治天下必須得人然後爲政也雖有賢臣而
人君必先修其身乃得之矣苟得賢臣而授任則爲政
之易比如蒲蘆之生也可不念得入之道哉 上曰哀
公只問其政而已乎經世曰問之而不能行故魯政止
於此而身亦不免其凶終矣 上曰以人立政比於蒲
蘆若能得人則爲政不難而目今國事至此此必有臣
而無君之致也經世曰外間皆言 聖明在上而國事
之委靡至此者下無奉行之臣而致之云是固無擔當
國事之人致此委靡也桓公雖行霸道而得管仲委任

然後能成九合之功自古致治之國安有無臣而能之者乎 上曰南宋衰亡之時有一李綱進則國事稍定退則國事日非唐玄宗初用賢能致開元之治不克有終進用奸佞致天寶之亂賢邪進退有關於國之興替可不懼哉當今亦豈無一二可用之才而只患其不知人耳經世曰 聖教至當必有人才而知人最難矣 上曰親小人遠君子者豈人主之素心也但為私欲之所蔽也小人之態必欲中人主之心故為人主者欲濟其慾則必親小人君子則必行己志導之以正不為逢迎之態故難親而易疎人主苟無私慾則何愛乎小人而惡其正直者乎經世曰 聖鑑之明至此一國之福

也又曰愛民之心上下同然而近以軍籍事言之惠民之政不克舉行價布必以好木四十餘尺捧之此弊若變通則民多蒙惠而為國感激之心為如何哉臣素無才猷不識時務惟以不諱盡達為庶有補於君德故夏達焉 反正初大臣請減供上之數則自 上以大臣參酌減省為教故其時雖即減之而自下不敢擅未能多減矣今者三名日供上猶且不小而至於阿多介鞍具之內入尤多臣意則減損可也 上曰卿言是矣鞍具限一年勿為供上

同月十七日 上御溫和堂月廊講中庸自凡為天下止所以行之者一也鄭經世曰此上極言治平之理而呂

氏之序極好敬大臣體羣臣以用賢而言也古語云人君勞於求才逸於任賢此言凡事專委於大臣也上曰苟不得其人而任之則反貽禍亂矣經世曰朱子於或問極言此理人君必修身以道然後可得其人矣苟無修身之工則取人必不精矣齊明盛服兼內外而言之也人必肅然警惕然後心地可清也整飭衣帶然後威儀可攝也所以爲修身之要也又曰人欲進一分則天理退一分持衡之勢彼重則此輕貨與色尤人主之所當戒也 聖明好學之意度越前古苟加誠敬之工則何事不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敬齋箴曰須臾有間私欲萬端願克念而克戒焉閔應亨進曰尹焯當國事

瓦解之日首唱叫諫可謂直矣雖或下語似過而其奮不顧身爲國忘家者無如尹焯矣獨奈何 聖意常以爲不可至於俞伯會適問事郎時亦以尹焯爲據臣恐殿下未免有執滯之病也經世曰尹焯之言過則過矣原其本情實出於爲君父慷慨之意矣臣見尹焯俞伯會之爲人甚非淺淺俗士流若以其言之過當久留於 聖心則誠非國家之福也

同月二十四日 上御浥和堂月廊講中庸自博學之止所補也歟鄭經世曰博學之五句中慎思之思字最緊切書言貌言視聽思而五事以思爲主苟能慎思則無不得之理矣蓋思之云者人之氣質有高明有卑下不

能適中於道故聖賢必以思言之然學問然後可以思
之不然則其所謂思者不過爲撐着面壁之禪而已思
字非他字之比矣聖人之心自合天理故從心所欲不
踰矩衆人則氣質凡常故不思則不得也心與理本非
一物故聖人分而言之矣 上曰措字何義耶經世曰
措是置字之義也人之氣品雖有高下而爲之則可爲
矣呂氏序鹵莽云者不勉之謂也以不美之質不用力
而不能變則反歸咎於氣質此不仁之甚也呂東萊少
時氣質燥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一日見論語
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悟終身無暴怒此可謂
變化氣質之法也又曰頃者自 上有君臣相待之問

而臣不能違退而思之則必以堯之所以待舜舜之所
以事堯爲之然後可矣又曰凡百執事之中擇其能舉
職者久久任之然後治績可著而我國有輕易頻遞之
規甚不可矣

崇禎元年戊辰六月十七日 上御資政殿書講中庸自
二十一章止二十三章言人道也鄭經世曰學問之工
先知而行之故聖人以下則先明然後誠聖人氣質造
明初無雍蔽故不待知而誠謂之性者出於賦性而然
也謂之教者由教而成也此所謂性教與天命之性修
道之教有所異也 上曰何以異乎經世曰首章性與
教論其全體也此章性與教論其工夫也 上曰然矣

金尚容曰近來旱災太甚 親祭社稷之日下雨小民咸以爲自 上至誠祈禱得沛然之澤益避殿減膳罪已求言之舉已有 祖宗故事伏願勉行感天之道焉 經世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實者側身修行常懷祇慄之謂也減膳避殿文也而文亦不可廢也外方民生應對徭役其勢難保云取之於民不可不節損當此凶年不計民之怨苦鞭箠以督之則民不可保矣貢物 反正之初有所裁減而所減零星自 上使之書啓御供諸物其不切於用者蠲減宜矣 上曰闕內則前所蠲減無復設者而各司則不然云旣減之物所當勿復矣經世曰常貢之外都監設立之後三手糧有之其外有別

收米嶺南則又有射手糧食者甚衆而盡出於民間愁歎之聲不絕此國家之大不幸也尚容曰頃者審理冤獄而所放者皆代囚人不足以召和今番逆獄杖斃及流竄者殆至數百其間豈無抱冤者乎今年之旱恐以此而致也 上曰所謂審理必得冤枉者放釋而有罪無罪無緣的知審理之事甚難矣經世曰必核至冤極痛者而放之然後可以召和若贓吏輩雖呼冤豈可盡釋乎且頃日之雨甚少而亦以論賞天人感應之理若明以此天必不雨矣至於大臣論賞尤爲未安大臣與庶官有異調陰陽順四時大臣之責也若致災異則責大臣古或有之而今以微雨賞大臣輕待大臣甚矣

上曰卿言是也而非以賞之以表喜意爾

七月初五日晝講中庸二十六章自故至誠無息止純亦不已鄭經世曰故者承上起下之辭也上章既言所以為誠之工夫此章又言聖人不息之誠也註所謂既無虛假者常常誠實於中故不容暫間若誠於中則睥面而盎背此所謂驗於外也積於中者廣厚則見於外者自然有高明氣象矣天地之德無為而自然生成萬物聖人之德亦能無為而與天地合此莫非至誠之極而無所間斷故然大槩工夫之中最難者誠也若誠則自然可到聖域况人君總理庶事尤不可不誠必誠而後可有為也 上曰天地豈有因小漸大之理乎所謂

積累而成者無乃如孟子之過於辭氣耶經世曰天地雖非積累而成人之工夫則必自近而易者始也所謂純所謂不已可見文王與天合德也天即文王也文王即天也 上曰何必以文王言之耶經世曰堯舜不可尚已禹湯以下莫如文王故言之耳又曰誠字最有味凡事若無誠不可為矣設以讀書一事言之必專心於字句間不為他念所撓可以為文不然則文不就也金尚憲曰自 上臨御已久而治效未著無乃未有久則徵之驗耶 上曰卿言是矣人難寡過若每如是相規豈無補益之道乎經世曰自 上時有固拒之事矣聖學若已高明則何待臣僚之言哉但幽獨得肆之地無

或有間斷之時乎所謂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者蓋
誠敬工夫必自謹獨而始也 上曰梁武帝多有謹獨
之事而其時國事無足可觀其處事錯誤而然耶經世
曰若有所爲而爲之則便是私意梁武意在學禪此乃
有所爲之私也豈謹獨之事乎必也無所爲而爲事之
是者行之不是者不爲之如是而自然誠於中乃可論
謹獨也人主愛民之政若有循名要譽之意則便是私
也必也愛民之心常切於中不以他意間之然後乃爲
實心也 上曰梁武仁慈之心主於中此則似非虛假
也經世曰此不過聞佛慈悲之說而如此也蓋五霸之
假仁梁武之慈仁非今日之所當論也自有聖賢正學

人主立志須以第一等爲期可也講訖經世進前曰胡
中劄還之請自 上以雖被兵禍不可忍爲爲教此則
不計利害而惟知是非之所在羣下孰不感仰特以賊
情難測故廟堂不得已有劄還之意矣今則 上意已
定不忍人之心爲如何哉臣意以爲賊若欲出來雖劄
送必無益矣但以事勢言之不從其請則賊必愈怒而
出來矣此固常情之所當慮也李貴之意則不顧義理
惟以盡副其請爲徬徨無事之地此臣等所以與李貴
相爭不已者也今旣不爲劄送則在我之道不可無防
備之策 上曰此言極是矣經世曰今人中情畏恟不
敢與較而反曰犬羊何可以義理責之此非誠實自強

是位先生身卷之三 四十一
之言也我國過爲畏縮故反挑彼賊驕凌之氣矣凡事
過爲示弱亦非善策又曰備局只應文簿而已無一事
之著實如此而可以爲國乎前年賊來臣以爲莫如進
守臨津調送砲手數千各據守要害則彼必不知我國
山川形勢不敢輕進若乘此時砲鼓作勢以疑賊情而
或乘夜所營或設伏尾擊則賊必驚駭易爲潰散矣去
年賊兵濩入而砲手則不爲發送盡入於江都終爲無
用之兵此豈得計哉設或此後賊兵出來朝廷必無發
送砲手之意實非備患之道矣自 上當預先料度臨
急善處也又曰凡事莫如立志而所以立志只在堅定
而已若不堅定爲他意所撓奪則志不能立也

九月二十九日 上御資政殿書講書傳序及堯典有曰
若稽古帝堯止黎民於變時雍鄭經世曰欽明文思乃
聖人盛德光輝發見於外者也允恭克讓非勉強而爲
之皆自然而然也一欽字爲本領故也檢討官金榮祖
曰所謂安安註說以安而又安爲釋而程子則以安於
所安之地爲說其旨異矣經世曰論語言恭而安恭者
安之工夫安者恭之功效自然而然而然者也此恭字與欽
字相同而恭則主於貌敬則主於心似有內外之殊矣
又曰大學格致誠正修皆明明德之事齊治平是新民
之事故此章欽明文思以下乃明明德也九族旣睦以
下乃新民之事也又曰敬者成始成終之工夫必須濩

思身之身身卷之三
味而致力可也其要不過畏字也人君尊居人上易於放肆故處事常以敬畏為主可也 聖德雖至矣而抑恐敬畏之實有所未盡也人君上畏天次畏祖宗次畏民次畏大臣次畏臺諫常常不忘敬畏之心可也不可少有自廣之意如此然後乃能日躋聖敬矣不然則事解弛矣臣願自 上常懋敬畏之實也 上曰雖以此書見之必先睦族而後乃可昭明百姓今予則旣不能睦族宜乎國事日非矣經世曰 聖教所謂不能睦族雖未知其何以而若指頃日庭請之事則 聖德至矣詩云兄弟旣翕和樂且湛又云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者無非兄弟之間至情藹然之辭雖遇非常之變而其

友于之情自發於言語嘗觀此等文字不覺涕零矣

十月初一日 上御資政殿朝講堯典首乃命羲和止鳥獸希革鄭經世曰註中所謂地中者天下之中也洛陽乃四方之中而土圭乃表日影之器也圭長尺有五寸立此圭而夏則影短爲尺五寸蓋夏則日正當中故也日在東則圭影向西而稍長日在西則圭影向東而稍長南北亦然 上曰若立於地之正中則圭影似無矣經世曰圭長一尺五寸故日影亦一尺五寸 上曰已前無曆書何以知天時歟經世曰天行一日過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二度度數久而有差故黃帝時已有曆書而堯以前則未知有閏月之義矣 上曰若不知

爲閏則豈可曰有曆書乎經世曰若無閏月則四時皆
易不成歲功上古文書邈焉難考歲差之法五十年積
其餘分爲一度而此似太促故又以百年積其餘分而
爲一度矣又曰天氣上升故地在其中賴天之氣而不
陷古語云天何依依於地地何付付於天天行健故地
爲所載而不墜 上曰前聞月則一月一周天日則一
年一周天此則曰一日而繞地一周天彼此說不同何
也經世曰佛家則以右旋爲言儒家則以左旋爲言蓋
佛家則以日之一日未及一度者爲數而過一年則爲
三百六十度故以此而謂一年一周天也儒家則以日
前所見言之朝出於東暮入於西此乃一日一周天也

同月初九日晝講堯典卷三十三章及註鄭經世曰今一歲
日數三百六十日而天行之數過一度日行之數不及
一度以節氣言之則多五日零者以二十四氣計之也
月行之數不及日者十二度零月與日十二會而少五
日零者以合朔計之也以氣盈朔虛之數合計必置閏
月於其間然後可以成歲也 上曰上古亦以三百六
十日爲歲乎經世曰雖云閏法作於堯時而上古聖人
繼天立極五帝以前亦必有成法而古曆簡易其說不
傳今未可知也 上曰日麗天云則日依天不離如依
壁而行也日雖不行可以隨天而轉日不及天者何也
經世曰天陽也日亦陽精故相依云而其實不依天也

長七卷身身卷之三
四一三
日月星辰各自行若與天而同行則聖人豈有推步之法乎蓋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則不及日者十二度也月之退度多故與日會易也易撰著之法以五歲再閏此亦言五歲再閏皆舉成數而言也以實數節氣而言則不為再閏也至十九年則氣盈朔虛餘分之積俱盡而周恰本數所謂氣朔分齊也 上曰天與地無相合之處乎經世曰天依地地附氣而先儒皆言地下都是水也 上曰曆家亦有所見而以五星為右旋必有其理也經世曰小臣嘗陳於前矣自 上多見曆家書故以其說為是然其實日月五星皆左旋而曆家取算法徑捷故以日月五星退數論之也 上曰潮

汐水之說可知乎經世曰先儒或云地之喘息而東海無潮汐未知其理天下惟浙江湖水甚盛以海水常畜而云然未可知也假注書李尚馨曰潮汐水之說臣嘗聞於師先天圖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陰有盈縮而陽無盈縮故西南海有潮汐而東北海無潮汐如月有盈闕而日無盈闕也 上曰以陰陽分說何如經世曰不無所見然未知其必然也因啓曰臺諫之言優容採取可無累於 聖德近日論列勲臣濫雜之弊最為切當而或不聽施許禘事尤為乖悖私自行會收捕逆賊不可推考而已 上曰恐其逃躲故如是元勲功過相準從輕為之無妨經世曰法必行於勲舊然後小民庶可懲

也

十一月初一日講舜典自肆類于上帝止格于藝祖用特
鄭經世曰此則巡守方岳之事也望秩望祭山川而秩
其犧幣之等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云者王制語
也十二律通陰陽而言也其管皆經三分而圍九分也
上曰所謂三分竅中之厚乎經世曰其管之圍九分
而其竅之廣三分竅之於管三分之一也十二管長短
不同黃鐘最長應鐘最短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上者三
分損一下者三分益一若以十二辰配之則黃鐘爲子
大呂爲丑太簇爲寅夾鐘爲卯也 上曰律呂之制始
於何時經世曰黃帝時有臣伶倫創造律呂斬竹崑崙

而爲之所謂嶰谷竹也嶰谷非是地名乃竹竅厚均之
謂也兩節之間其長九寸斫而爲管以象鳳凰之鳴吹
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 上曰用藥以起之乎經世曰
其法爲緹室於靜處置十二月管於其中黃鐘則埋於
子大呂則埋於丑太簇夾鐘各埋於其方黃鐘最長故
入地最深大呂稍短故入地稍淺太簇又加淺矣既埋
之後以緹圍孔用葭莖中輕白爲灰鋪之其上而閉其
房陰陽之氣自下而上故地氣纔升葭灰自飛黃鐘之
管入地深故得氣先而灰先飛也 上曰每月灰皆應
節而飛耶經世曰然 上曰沒管之長而埋之耶經世
曰埋管之法其平齊地理之則同而管有長短故候至

長仙集卷之三
四十五
不齊也以聲音言之黃鐘長長者聲下應鐘短短者聲
高下則重濁高則輕清試以琴觀之卦高者聲短卦低
者聲長因是以推槩可見矣以此而為度物之丈尺以
此而為量物之斗斛以此而為稱物之權衡衡以權其
輕重量以量其多小度以度其長短此所謂黃鐘為萬
事之本也時月之差仍於日度量之制本於律故有先
粗而後精者有先本而後末者此作史者立言之法也
上曰五器之同亦不可已乎經世曰天下一統車書
皆同至於五器各有其制尺寸方圓一定不易豈後世
任意造作之比哉 上曰巡守之制廢於何時耶經世
曰自周昭王南征不復而仍廢此禮也昔王通之門人

問曰古者天子一歲遍五岳而國不費民不勞何也通
曰儀衛簡而徵求少也此言當淡體之也且齊景公諸
侯也所巡不過其四境而晏子猶以師行而糧食眇眇
胥讒沮之况天子而巡守乎 上曰以我 祖宗已事
觀之甚為簡約今則雖使命之行郡邑亦不支堪若為
巡守之舉則勞擾當何如也經世曰 太祖巡北邊
世祖亦巡名山而民以不困國以不竭蓋務從省約而
然也臣頃往江都考見實錄賞功之際用財之道撙節
極矣或有賜木一二疋者以今言之施諸都監下人可
矣施之勲臣豈可乎哉 上曰古者或有扇一柄賜給
之時不已簡乎經世曰古者節用省費故國富而民給

今則不能平時十分之一而所用則過之奈之何國不
竭而民不困也 上曰氣盈朔虛已知其說而分字之
義亦嘗問之矣一分以刻計之則幾何也經世曰分則
四十而刻則百刻也 上曰似不滿九分也乃八分餘
也經世曰復有四十刻乃八分有奇也 上曰合而為
升寸而為尺皆以十為限而何獨至於分而以九為準
乎經世曰十者陰數之終九者陽數之終故或以其十
或以其九也 上曰分齊之說何謂也經世曰三年一
閏之時分數有餘有不足而至於七閏之後則氣盈朔
虛至是而齊也 上曰七閏之後復有盈虛乎經世曰
七閏之後十一月初一日為冬至漢書云十一月初一

日甲子朔冬至造太初曆此乃曆元也七閏之後復有
盈虛又七閏而有曆元循環無窮也 上曰卿頃言五
年再閏之說予疑其未盡也經世曰繫辭云五年再閏
故臣亦云然而其實則有間一年而置閏者有間二年
而置閏者五年實不能再閏也凡天道餘四分之一歲
日不足四分之一天道盈地道縮臣問觀象監則三百
六十四分度之後天與日會不足一分十五鈔故有盈
有縮所以有歲差云矣 上曰天與日會指何所耶經
世曰二十八宿各有分野度其長短則皆從角上而始
角者東方蒼龍之宿也傳曰日月皆從角起黃道赤道
春秋分相交之時皆會於角星與奎星也仍進曰國計

賈之一年稅入不足以支一年之用况今大無之歲稅
入必減調度之臣計無所出近日臺臣所爭可謂至當
矣且以 祖宗朝事例觀之勲臣論賞不必加以資級
間以賞賜者亦屢矣 先王朝甲辰年間尹根壽等援
引前例定為加資恆式臣愚以為當此末世逆獄屢起
若每每加資則封君日眾品祿甚多以今國計何以支
堪 中廟朝倉庫陳陳而尚虞難繼輪回頒給况在稅
入不足經費艱難之時乎臣以為雖無 祖宗朝舊例
猶可變通以寬經用以紓民力况有可據之事乎凡在
凶年祭祀御供不無裁省大臣之祿亦皆減損則勲臣
雖大豈大於此乎 殿下待功臣之意固至矣其如國

計何其如民生何民窮已甚加賦不可國計已竭辦出
無路憲府所爭速為 允從 上曰卿所觀歷朝實錄
品祿輪回果有之耶臺臣必有前例之可據但 中廟
待功臣甚豐豈有是舉乎經世曰實錄多亾失不能遍
觀只考得會盟時事則詳矣洪瑞鳳多知典故豈有不
為詳察而爭之乎且臣觀朴元宗雖極龐豪至於國計
經費一事則多取變通靖國功臣分為四等凡干賞賜
各有差等實錄所載此類甚多 祖宗朝富盛時尚亦
如此擗節臣不覺其感歎也 上曰祖宗可法之事予
欲抄覽而頃於卿行未及付囑然卿緡閣既新必有所
記也經世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此 教誠是矣抄錄

之事臣亦有意而事係重大不可容易爲之故臣不敢自請矣况抄記之役當由史官之手決非如臣昏耗者所可堪任而考閱之間時日必多須寬其程限從容責成然後可爲也 上曰然經世曰 先大王在位四十餘年善政良法在人耳目而兵火之後實錄散亡存者無幾誠可歎也 上曰實錄雖亡老成猶在予欲博問舊人補葺成編而變亂之餘無暇及此今舊臣日月以亾此予所以汲汲也經世曰傳曰文獻無徵獻者人之謂也臣往於戊子年間在翰苑與注書韓浚謙同房八朔其人聰悟絕倫過眼不忘至於 祖宗朝事無不貫穿每問一事則輒曰某年某日事也試考日記百不一

失如韓浚謙柳根沈喜壽申欽等皆博通典故之人而今皆死焉可惜也已

同月初六日晝講舜典自五載一巡守止惟刑之恤哉鄭經世曰象以典刑此象字如天之垂象既定其法而不爲撓改之意也五刑中情可矜法可疑者以流貸其刑也聖人欽恤之意無不本於好生之德然其所贖止謂鞭扑之情輕者也若其不畏法禁傷害人命之類聖人必濶惡而痛治之以慰良民之心不然而徒用贖刑之法使良民任其被害而無所洩則犯法者將何所懲而改心哉蓋周穆王時巡遊無度財用匱乏故創作贖刑之法其後漢元帝欲納穀贖罪則蕭望之爲廷尉濶言

其不可此章贖刑之文非謂肉刑也 上曰怙者有所恃之謂也勲舊有勢力者或恃而輕於犯法則執法者豈可輕赦乎經世曰 聖教至當矣因啓曰近來守令日漸解弛頃見箕伯狀啓成大勲事殊極痛駭生民休戚專係守令貪濫之習不可不痛治以今觀之齊威烹阿之政亦不爲過矣 上曰大勲事予亦痛之初不擇送而欲治貪濫勢固無及矣擇差守令乃是今日急務也經世曰若復十考十上遷除之法庶可得人但以履歷用之則必無得人之路且廢朝時歷駁之人不須更用蓋其貪虐成習舊染猶在安能改心易慮而有善治之效乎 上曰當今出入臺侍者坐不暖席而輒生褻

免之計士夫之習豈有如此自便之道乎經世曰臺諫之厭苦久任旋欲圖免固非矣然自上亦不可但責臺諫而先盡聽言之道可也若能從諫如流使臺諫之心莫不翕然則皆將樂爲進言以順如流之美孰敢有圖適之心哉 上曰卿言極是自今當惕念焉經世曰臣略陳廢朝時歷駁人不可收用之意矣大槩其時臣子莫不以賄賂發身及其莅職以貪穢食爲事如此輩今不可更用至於下隸亦存餘習頃伏聞有一下人稱鳳林大君房農事作弊於民間云必是廢朝時作弊者也不可不痛禁也 上曰下人則不用何難而若朝官則豈可盡棄乎人心孰不欲善而世道日漸如此可憫

經世曰水無有不下人無有不善只在道率之如何
同月二十三日晝講舜典自帝曰夔止神人以和鄭經世
曰典樂教人之方先變其性之偏故自直而溫至簡而
無傲教以中和之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教以中和
之聲也蓋作詩之後引永其聲而被之金石以下八器
爲宮商角徵羽五音清濁高下各有相生之體也自宮
而三分益一則聲漸清短至角而極若商大於宮角大
於商則互相奪倫五音中宮聲最大故如應鐘爲宮則
其次聲漸加大 上曰如何則應鐘爲宮耶經世曰所
謂還相爲宮者此也 上曰應鐘爲宮則非宮之正聲
乎經世曰非正聲也乃反聲也蓋聲音如此故聞其聲

則蕩滌其邪穢中和之氣自然而生古者設樂之意如
此而今則盡廢也 上曰我國音樂失正亦久若時事
漸末則聲音漸變何以致然耶經世曰聲音出於性情
故隨其哀樂自然而然古語云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
則跛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
則危其財匱君若失其道則宮聲亂臣若失其道則商
聲亂角徵以下皆然試以今日之事言之自 上聖德
高明宮聲則不敢容議而其下商角徵羽皆失其正國
事之不能如古因此而可知也 上曰末世聲音例多
悽楚不平時事日漸如此可想音樂之失正矣經世曰
明廟朝曹植上疏言音哀服素國事可知况今時世

愈下凡事極可慮也臣民事物何以則可使不壞不勤
不怨不賈也其中財賈尤甚古人云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三年之蓄曰急今則無一年之蓄安有賈乏如
此之時乎該曹不得不聚財於民民安得不怨乎徭役
之煩亦莫如此時事安得不勤乎大槩爲邦之道節用
爲上也國儲賈乏不可無變通之規故近日臺疏出於
事勢之不得已而自上以薄待勲臣爲慮尚不允
俞彼爲勲臣者目見國事之如此豈敢以涼薄爲怨乎
上曰予豈不知而但此事中廟朝偶一爲之豈可
因此而又行之乎經世曰羣下孰不知聖意之如此
而但聖上不能察於外方民情而然也常時民生雖

有收穫之多積儲之優尚多艱苦之狀古人所謂誰知
盤中食粒粒皆辛苦者此也况今凶歉太甚民皆飢餓
氣象慘然豈非別有變通之時乎仍進曰臣侍講筵
席今已六年而未有一事裨益只以成就聖德爲期
望而虛已從諫乃人君盛德故臣常以此面達劄陳者
屢矣今聖上有不然之時似欠於轉環之美矣頃日
綾原君及申景裕事臺諫爭執累日終不允從下情
憫鬱矣臣於反正初首陳人君不可以私示人之意
夫天地無私覆載日月無私照臨人君之德當一體於
此矣豈可以私示於人哉一箇私字乃百病之源也常
以此爲戒頃者宣惠廳及吏曹啓辭其意皆好臣僚

之執法不撓直陳所見真是盛世美事 殿下當翕受
敷施以成其美可也 大君年幼不能解事此不過下
人作弊於中間而有此事也稱托宮奴推尋外方者憑
藉勢力作弊不一下民豈不怨乎廢朝時事今可鑑矣
大君若長成則奴婢田土豈有不足之患乎臣之此
言極爲惶恐而第以 先王盛德末年王子漸多未免
有貽弊外方之事故其時人心頗爲失望今若嚴禁宮
奴使無作弊則外方之民孰不欽誦哉 上曰卿言至
當申景裕當初旣以此事罷職若至再罷則似已甚故
果不允從矣經世曰當初罷之欲懲其罪也無忌治第
又復如前所謂怙從罔赦者當指如此人也又曰所陳

宮亂則其君驕者 聖上必無是事然驕者非但指發
外之事也纔有一毫自廣之心便是驕也凡臣所言勿
謂何知而便卽平心虛納如此則天地交泰情志流通
否則終至驕亢矣責難於君謂之恭蓋人臣陳善閉邪
直陳所懷使吾君無過者其爲恭莫大矣爲人君者亦
舍已從人以來天下之善則豈不休哉 上曰卿論五
音失和而不及於宮予心頗爲未審今卿盡言不諱予
心始安矣經世曰 殿下知臣無他而嘉納若此臣不
勝感激臣於綾原景裕事之外內需司事亦不能無疑
焉凡係推尋之際未必一一盡公且其官員下隸類多
瞞告而作弊與其不知真僞不若棄而不問也人君豈

是位身身身身身身
五十三
宜於財物上畱念哉臣於前日 筵中請查出廢朝時
用事人一一斤去其意有在夫人君聰明易蔽於私聖
人必無作狂之理而尚戒罔念作狂人心少有不戒易
入於不善之地可不懼哉

二年己巳二月二十七日晝講大禹謨自帝曰來止弗詢
之謀勿用鄭經世曰洪水之患自堯時已然而舜居攝
之後其害猶未平故常存警懼之心以爲天儆戒于已
也不矜不伐聖人德量廣大雖建立大功以爲己分所
當而若太虛之浮雲矣凡人纔有一事先有物我以爲
勝於人則人已爭之矣仍進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
萬世心法之淵源臣進講中庸時雖已陳達然又爲講

明似好矣人心道心非二也知覺雖同而發於形氣者
人心發於義理者道心聖人教人以治天下之道而於
公私所分處欲其審察發於義理者必擴充之發於形
氣者必克去之如飢欲食寒欲衣人心也如食可食之
食衣可衣之衣道心也人心易流於慾而道心不爲主
宰則食之不當食者食之衣之不當衣者衣之所以爲
危也所發之處察其苗脈爲精旣擇之後固守不失爲
一旣精且一然後中道可執不能精察則以人欲看作
天理古人所謂認賊爲子者此也 上曰凡事有公私
之分雖一人爲之心公則爲是衆人爲之循私則爲非
苟能精一工夫則此等事可以察之乎經世曰精一工

具休分生方集卷之三 五十四
夫既至則此心洞澈如鑑照物不論人之多寡是則為
是非則為非矣然而聽言處事之要當先有稽於古而
復待僉同之謀故舜之教禹以無稽弗詢等語次於精
一執中其旨深矣又曰舜以洪水之災以為天儆懼于
已近來天變屢現天非徒以災異示之也古人云克謹
天戒則雖有其災亦無其應災異屢現者天心仁愛
聖躬而然也太戊武丁遇災修德故轉災為祥殷道以
興古人云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能
思所以克享天心之道常自祇慄則國家乂安臣民受
福矣以已往驗之癸亥年熒惑入南斗而有甲子逆變
丁卯胡亂前熒惑亦入南斗蓋天象孔昭可畏者存必

須克謹天戒懋修德政焉

三月初四日 上御資政殿講大禹謨自可愛非君止受
命于神宗 上曰可畏非民者乃至論而後世反或慢
侮終至覆國可惜鄭經世曰民之所欲必從之所惡必
不為乃得民之道也蓋使民以所當為之事則民必不
怨必順其好惡而為之則民皆樂從也 上曰卿言雖
是而亦不可以一槩論也雖以不得已事為之而民或
有不便之者以今言之毛兵之糧不可不為而民心皆
以為不便矣金湜曰雖三代之世安有不煩民者乎必
須用輕徭之法而常存愛民之心可也經世曰三代時
歲用民力不過三日食以壯者之食役以老者之役此

乃聖王愛民之政也後世則不然且民之困苦未有甚於此時者頃者安東之事戶曹盡爲防啓民若苦之則此等事不可不勉從也 上曰自古國家之危亡多由於土木之役或賣官鬻獄而今則雖無此事國勢日漸危亡未知其故也經世曰亡者保其存也若常以岌岌爲心則庶乎保存而今日朝廷之上無直言敢諫之風無乃使羣下不得盡言之致也歟 上曰予意則欲其盡言而或不無詭詭之色耶經世曰臣子之道所當知無不言而天威之下如此者甚鮮臣亦不得盡達所懷難免不忠之罪古人云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此乃當戒也爲臣者必如孔明之心凡有

所懷少不隱諱可也 上曰此至論也君臣上下不可泛聽也

閏四月初九日 上御資政殿書講禹貢自厥土惟中下止浮于濟潔鄭經世曰田有九等賦亦有九等如我國土品肥則爲上瘠則爲下凡賦視其土之肥瘠而等其所出之多少以爲恆式我國湖南爲上嶺南次之若人民稠密地無曠土則雖瘠而賦厚如安東尚州然矣 上曰織文錦綺之屬也聖人尚儉而何以貢此耶經世曰如怪石最爲不關而亦令來貢以召康公玩物喪志之戒觀之怪石之貢尤不可知也 上曰堯時土階三等而已至虞舜儉德或遜於堯乎經世曰傳曰魏魏乎

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豈有不儉之事乎泰器乃甚儉之物而尚有諫之者以今見之閭閻豪富亦不用此器蓋上古世道朴野人文未備及其風氣漸開儀文日燦則器用亦隨而漸美豈舜之儉不如堯而然哉 上曰河水今則合于濟水此說是耶經世曰濟水經河而逝蓋河水自西而東北注海濟水自北而南經河水 上曰九河之道昔合而今分自何時然耶經世曰河之決數矣而至漢時治河之役不止一二未知分於何時也自古中原最患河潰江淮則流于兩岸之間故其患少河水則流于廣野之中故其患數矣曾與張維論難則天下地理歷歷皆知可謂博覽矣後問于維則可知矣講

訖張晚曰人心大變可駭者多南以興為判決事決一訟而一邊寡婦一邊長湍人甚强悍事涉非理以興決給寡婦一日夜以興家有盜來外亂射其時郎廳及該吏家亦然渠若冤甚則或上言自暴可也 輦轂之下乃敢肆惡如此殊極痛惡 上曰人心何如是漸益悖惡耶經世曰人心之不善豈但諉於氣數乎此乃教化不明而然也蓋人主之御下只有賞罰而已賞罰明然後人心可服雖以貴近而不得宥罪則人心有所畏而不敢恣肆矣今則雖有罪而若有勢則終免於法民無所畏豈不由此乎 上曰何以則可振國綱耶經世曰不可以刑罰振之必朝家舉措得宜然後人心可服

崔有海曰漢唐以降不知正理專以雜議為主故義理漸晦風俗薄惡矣自上不須見雜書只當留心於性理書朱子曰義理精微莫如近思錄西山心經退溪栗谷亦與學者講明之此二書若令鄭經世懸吐以入為清燕講究之資則豈不有益乎 上曰依為之

同月十七日 上御資政殿書講禹貢自厥土赤埴墳止浮于淮泗訖鄭經世說檝島事曰都督所為人皆疑慮而近聞島中形勢則兵力不多似無可慮之事但渠若有提本自陳之事單舸入往足矣何用帶去三千兵也五十船隻浮入洋中則登州近處必震驚如此則於渠事必不順頃見西道狀啓則濟南軍門亦多疑慮云渠

若不往袁軍門則 天朝必將疑其逆命雖不能拿去糧餉則必不如前運給如此則文龍亦自知其罪勢同困獸豈肯安坐島中甘受飢死乎必將移怒我國而為今日難料之患不可無先期應變之策矣若其逆命現著則我之待彼亦有辭矣而今姑不然待之之道極為難處渠在海島手握重兵 天朝亦不能制之頃者天使之來也都督聞欲為點兵公然教管下人放砲驚動使不得點兵此極可駭 上曰中原之事亦可寒心豈有聽其鋪張而賞賜文龍如是過濫之理乎經世曰頃見王夢尹提本則褒獎文龍極其狼藉矣又曰倭使今將上京若開此路則嶺南一道漸致多事民必難堪

矣玄方之必欲上來未知有何意也 上曰以倭使之
故嶺南人心騷動云然耶經世曰前者有 旨賚去宣
傳官播言於南中曰關伯代立邊釁必生云故人心驚
訝其後鄭弘溟下去始言其虛傳而慶州等地則頗為
騷動云且玄方等乘輜一事不能防塞可痛玄蘇義智
輩亦不敢乘輜况此玄方乎國勢孤弱體貌漸屈故事
事如此渠等必聞我國厚待胡差故欲其一體厚待而
如是恐喝也今日急務惟在修舉綱紀以尊國體

同月二十二日 上御資政殿書講禹貢自江漢朝宗于
海止雲土夢作又鄭經世曰洞庭巴陵之水夏則得潦
相合冬而水瘦則分爲九江蓋九江在洞庭之間也洞

庭湖之大者而禹貢不載此必九江爲洞庭明矣 上
曰荆楊在東南地甚卑下水必流下之易而何如是久
渰其土耶經世曰地卑故水不易落疏決然後各得其
道而土乃見也 上曰四方之中西方極廣云未知其
幾何也經世曰崑崙山在天地之中而自脊以東爲中
國爲胡地以此推之脊以西之廣可知矣仍進曰玄方
上京事壬辰以後未嘗有此而聞其接待有過於詔使
云雖日本使臣不可如是况馬島差官安有如是過待
之理乎驅馳道路多立引路人而饌品極豐侈云後必
爲式而弊將無窮臣請推接慰官可矣且聞民間一夫
捧大口二尾他物稱是此必監司因謄錄條定故各官

如是爲之然但今民力蕩殘則豈可盡從謄錄乎夏下
事目爲當又曰甲子适變丁卯胡亂時死節人家自
上已有賜給食物之教優恤之意至矣其赴難立殫極
爲嘉尚不可不各別褒獎以示激勸之意至於星州人
朴永緒 國家既有追贈又有賞格而臣竊聞永緒有
子爲人俊秀多有計慮武藝超凡年僅廿餘皆以將才
期望閔馨勇爲該牧目見其人則可合大用云國家方
急收用人才如此之人似當錄用以崇獎死事之人
一以不遺可用之才 上曰言于該曹錄用可也經世
又曰當此屢經變亂民志不定流散相繼而閭閻之間
又以抄刮閑丁多有騷屑之弊兵曹因號牌成冊督責

各官則劫於威令一從本案所付閑丁責諸鄰里及族
屬此爲今日巨弊不可不念也 上曰慮有此弊而有
所撓改則軍政必懈欲嚴軍政而搜刮太苛則民心愁
怨此兩事處之極難矣經世曰所謂兵疲民困今時則
然而天若助順延長國脈年穀登豐則豈非幸耶朝廷
雖不得一朝革舊弊而開新化若每以民事留念至誠
圖治則自當漸致蘇復矣

七月十一日 上御資政殿講禹貢自導嶠冢止註南境
之山同知事鄭經世曰濰潞諸川之川當作州字此兩
邑相去似遠以此知爲州字也 上曰山之岡脊水之
源流古今多異說何歟經世曰天下至廣固不可盡辨

而以不能無傳說記錄之誤故然耳九河朱子以為在
洞庭而敷淺原卽所謂廬阜也朱子知南康軍時歷觀
此地亦有著書處按說頗詳然此篇不可盡曉自上
當思禹勤勞治水之意任土作貢之法而已金湜曰臣
與金世濂素昧平生渠在廢朝時以柳希發之壻獨能
立異被謫其志可尚且於進講時見其有學士樣子以
此言其可用於銓郎矣及其遭祖母承重聞有得罪喪
禮之事脫服後一不擬清望臣以為女無美惡入宮見
妒有才被斥極可惜也 上曰發言者誰耶湜曰特問
之下臣何敢諱也羅萬甲為人愚而浮薄動輒多言此
人之合於銓郎臣所未曉也經世曰臣不喜交遊此等

說話曾未聞之然萬甲為人再三相接文槩有風力善
於其職而或不無氣勝之弊矣金世濂臣嘗見其人蘊
藉在玉堂時亦見其可用也至於云云之說情實可原
所謂房中受吊云者聞喪之日大雨如注渠當崩迫之
際不省吊客之至仍受吊於伏哭之處若有餘地豈不
知下庭之爲禮乎所謂翌日乃行云者實於其夕發去
而其言如是亦已過矣所謂守喪勝地云者奔喪于江
陵府地儼屋於鏡浦臺邊以安其几筵此亦非情之說
也所謂奔喪乘駟云者千里長程不可徒步蒼黃之日
借乘亦難李元翼乃以一驛騎定給而送之亦出於萬
不得已也大槩世濂佳士也不可不用也又曰臣冒忝

經幄最承 恩遇凡於自 上命令之間如有未穩臣
必欲盡言不諱矣頃伏見答臺啓之 批連有未安之
教臣竊憂憫自 上曾次洞然則寧有如此之教乎臺
官所謂大君當示以正之說極好而 聖明至以爲見
厭於朝臣此何等處分乎既曰不幸又曰見厭君臣之
間豈可爲情外之教乎黃性元許禱論啓中固有過濫
之語若以此語爲非則罪之可也至於他啓中 批以
亦學此習爲教豈非不可之甚者乎傳曰有所忿懣則
不得其正誠恐 聖意不得和平而然也如此之教所
謂怒室色市也且 先王折給處不可還奪之 教誠
爲允當但折給處少而滋蔓處必多此則不可不允從

也 上曰其時適有不平之心過言之耳免稅一事本
無滋蔓之弊 先朝折給之外則已爲裁減此外有何
濫觴之弊乎經世曰方今 聖明當宁而天災地變或
月斯生此已寒心而況大關倫紀之變乎頃者沔川校
生有弒母者實古今所無之變也昔魏相不憂匈奴而
憂世變其意豈偶然哉國家中興以後專務城池器械
而於教化一事全然廢閣今日之政不可不畱心於此
也頃者李廷龜請刊小學此意甚善然旣刊其書而無
講習之事則所謂徒政也近日館學儒生或講心經臣
意以爲莫如先講小學至於外方監司都事巡行列邑
時亦以小學勸講諸生似當 上曰古者雖有失性之

長江集卷之三
六十一
人至於父子之倫未嘗斃絕今則弑逆之變連歲以出
極可寒心小學勸講事甚好言于該曹使之另行可矣
三年庚午正月二十三日 上御資政殿講伊訓自曰嗚
呼古有夏先后止思所以繼之哉 上曰此篇有曰于
其子孫不率以今日言之何事不率而有此天變乎鄭
經世對曰湯遇大旱六事自責聖人之恐懼修省宜無
不至而必以六事責之此無非隨其切近者恐有此事
而責之也今日天災屢見層生宜 聖上惕然瞿然自
省某事為天心所享某事為天心所不享修省之不暇
而天變未盡消恐 聖上修省之方或未盡其實也伊
尹所以訓太甲者無非嚴恭寅畏之實而首言禹時天

災無鳥獸若下言桀不克若天以速滅亡與亡之幾間
不容髮矣天有仁愛之心故出災異以警動之人主苟
能遇災修德則天何必棄之哉常曰災異之降乃天心
之欲其不亾益篤寅畏之實事而為之則真所謂恐懼
修德而轉災為祥矣太甲資質高邁之主而初則惟庸
罔念聞若非伊尹丁寧反復於天命可畏之言則其亾
必矣又曰常欲愛民者天之心也稽之於古民安則天
心亦安民不安則天心亦不安是以民怨則天怒必至
方今自 上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天災時變殆無虛
月災不虛生必有其故此最可憂處也國事多難城池
甲兵之修出於不得已然中外作事不知其要民之騷

胥職此之由臣自嶺南來時所經諸邑守令品官等皆
曰以束伍加抄民心騷動云誠可憂慮臣卽以所聞實
狀備言於大臣處矣其後監司狀啓果爲連續入來上
年公州牧使上疏亦加抄一事也回啓時大臣及金時
讓以什一之抄號牌男丁中整頓之後民亦便之云而
朝廷不能詳知騷屑之弊臣恐此事未易成就也湖西
人心雖爲不淑豈可勝其民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也
又曰用顧畏于民嵩誠以民惟邦本而本固然後邦可
寧也目今民間騷屑至於此極觀勢爲之可也若此不
已非徒騷屑而止竊恐終必爲盜矣必須變通使之還
集當如救焚拯溺之汲汲也從諫弗咈先民是若云者

湯之所以責已則厚責人則薄也近來自上聽諫之
德漸不如初臣竊歎焉臺諫所言亦豈盡善而可從之
事亦爲持難少有觸諱或下嚴教從諫如流之德固
不當如是也夫設諫官欲其言之也使諫官言之欲其
聽之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諫勿爲小事也不聽何傷
勿爲小失也不從何害也又曰前年七月間本曹郎官
以何事特命罷職至以所薦人勿用爲教其被薦人
趙綱韓興一吳諱李景曾皆一世佳士人望恰然若以
其時郎官被罪之故並與所薦之人而不用則恐非聖
人和平之量也郎官之必使郎官薦之事勢然也堂上
則官高而年老與少年不相從豈能知其賢否乎老者

老者知之少者知之故使之舉其所知也至於使
堂上擬望事在先朝猶未能行之臣不敢承 命矣
又曰廢朝時羣奸幾危 慈殿而故相臣李恆福收議
凜如冰霜扶植彝倫此則自 上亦已洞燭矣當是之
時羣奸肆毒潛於莫邪非舍生取義者莫之爲也今國
家戰亾子孫亦令錄用臣以爲恆福之立節不啻大於
戰亾而聞其妾貧不聊生極爲殘忍其妾子奎男生員
人也待相當窳差得一官使養其母可矣大君師傅事
洪宇定仍本職除授使之上來嘗聞其人持身甚不苟
云矣

四月初三日

上御資政殿講盤庚自若網在綱止傲上

之言鄙經世曰人君爲民遷都而民不肯從似當示之
以威而觀其三篇皆是丁寧告諭之意則古哲王忠厚
之心可想也 上曰上古之民亦有不率命令者後世
人心尤可知矣李景稷曰方今奢侈之害不啻若水災
大家倡之小家效之怙侈之風未有甚於此時也經世
曰景稷之言是也奢侈之害發源於巨家濫觴於小民
當使憲府申嚴禁斷矣仍進曰義州溝變邊釁又開未
知厥終之何如也我國介於兩間必得善後之策然後
可以無虞矣若金希參庸劣人也豈是善爲說辭者乎
故 聖慮軫此以別遣武臣修付國書爲 教而但措
語甚難多般開說以慰胡人則胡人之怒雖解而若播

長江集卷之三
五
漏於漢人漢人以為如何也見怒於中原不啻見怒於
彼虜臣意以大略製送宜矣且聞差胡持其國書而來
不傳而去其意似有在而鄭忠信狀 啓有曰以國書
改修托言而還去似或無所虞乎 上曰必是實情也
仲男率來之胡其數必少猝遇不虞之變不能抵當而
還去此後夏來則必多率從胡矣以國書之難製致此
遲延可慮然彼亦見義州府尹中箭病重之狀必為解
惑似不以其時事至於開黨矣經世曰臣觀鄭鳳壽為
人沉重言不浮誇今若使之守城則似合矣且以孫軍
門書觀之則奴賊時在遵和縣而作樓於昌寧近地云
矣只率數千而退來則似有大敗之形而朴蘭英狀

啓以為小無摧挫之勢其言未可信也又曰人君之用
人猶匠之用材材之大小皆適其宜然後可以成家人
之取舍皆適其道然後可以為國若棄置人才其何能
國當初張維補外之意臣不敢知也言其才局則可與
為國論其文翰則可以華國如此之人置之遠方渡為
可惜前者張維以問病來于臣家臣以答禮亦往其家
門庭寂寥兀然安靜其人必不為黨論矣其後臣在備
邊司聞其議論尤信其可用此人不可棄置

同月十九日 上御資政殿講盤庚自予亂政止永建乃
家鄭經世曰盤庚告民之辭諄切懇惻如家人父子之
間真可為後王法也若其以鬼神之語丁寧反復曉諭

百姓者蓋商俗尚鬼故也 上曰鬼神者敬而遠之可也何若是之惑也經世曰當商之世氓俗質朴故崇尚如是而後世則人心益詐多有不信而爲惡者至於無忌憚矣 上曰人主信鬼則有係風化甚不可也上古之時無乃或有感應之故而然耶經世曰天道作善則降之祥作不善則降之殃乃其常理故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勸戒百姓也 上曰福善禍淫固常道而自古忠臣義士以至冤極痛而或凶終兇頑悖惡之人或善終此則何理經世曰氣數不一定而然也人臣則以氣數之不齊諉之於命而進退其身可也君人者任代天理物之功故不可諉諸氣數也古人曰君相不言命若我

我爲善則國祚延長時亦太平矣若曰治亂有命不容人爲則乃是自畫也如紂之爲惡極矣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不修其德而責命於天者所以底滅亡也講訖經世進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乃人君讀書之大要也臣自中興初入侍 經幄每以廢主所爲之事進戒矣其時宮闈不嚴閭巷菜女亦出入無忌人主之齊家乃治國之本而廢主之所爲如此 聖明自潛邸時已爲厭聞而痛恨者也 反正之初宮闈肅清君門如天朝野想望其太平矣昨見府 啓則極可驚駭 批旨以臺言失實爲教且以洪靈姜碩期乃是內戚出入非怪云宮禁濇嚴之地雖戚里豈可恣意

出入以啓紛沓雜亂之弊乎 上曰卿言甚當然謬例
自前大慶則凡在內戚皆有出入之事焉 慈殿行此
莫重之禮而若使親屬全然不參則豈非埋沒乎經世
曰廢主時設有此例不可效之奈後弊無窮何哉禮者
出於情而若禮閑不嚴則人情必勝易入於不善之地
人君事母后之道必以至善開導期於無過然後可謂
孝也但以人情之承順爲事則臣竊以爲非大孝也

五月二十日 上御資政殿講自說命上止註聖賢之學
也鄭經世曰王之子久在民間所謂舊勞于外也漢宣
帝生長閭閻細知民生疾苦自 上亦久在閭閻知民
疾苦無異漢宣故 反正之初累下恤民之教觀瞻聳

動百僚歎服矣近觀公事場下教恐不免鮮克之譏
伏願慎終如始 上曰卿言甚善予當體念但人之稟
質昏明頓殊昏則雖在閭閻不知民事明則雖居深宮
洞燭無遺予則在民間雖久無異居深宮矣經世曰豈
有此理 聖上英明過矣但明者不足於質實自 上
只患其持守之難而已頃日臺臣以內需司事累日論
啓益外方人之被奪奴婢於勢家非止一二而況此內
需司之弊騷擾尤甚 反正初一革其弊今則漸不如
初甚可慮也所謂慎終如始正在此等處

八月二十五日 上御資政殿講泰誓中自受有億兆夷
人止註以克永世 上曰凡事惟在上之人導率而已

長江集卷之三
一德一心之可者孰不明知惟不能行耳鄭經世曰凡
厥庶民無有滯朋無有比德今聞上教極爲允當人
心之不同如人面焉各以私意爲心故不能行一德之
美甚至朋黨之論不息則必至於亾國而後已聖上
卽祚以來欲祛朋黨者不但發諸命令至誠以禁絕之
猶且傾軋不已甚可歎也上曰人之是非不同而各
以己見爲主者未知有所守於其間耶經世曰勿論彼
此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可也然此則勢不敢耳自上
有痛絕朋黨之意故人雖欲指某人爲非而恐人之必
曰非其黨故耳自上必須以不逆詐不億信爲念可
矣上曰此不過公私之間逆詐與億亦是私也經世

曰昔齊景公最幸梁丘據曰惟據與我相和晏子曰可
謂同不可謂和景公曰同與和異乎晏子曰和如五味
相調同如水投水晏子之言可謂善矣上曰如此則
必害於國事同於己則不善而以爲善異於己則雖善
而以爲不善矣經世曰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臣僚
之中孰有公於其作好惡之道哉若夫聖上建極之
道不可一毫有偏使吾本心之體常如明鏡止水然後
好惡得其正而爲表準於臣僚矣

十月二十日 上御資政殿講洪範自三八政止註君不
可以不建極也 上曰古則財賦孰掌之歟特進官張
維曰財賦天官家宰掌之今之內需司必管於吏曹者

似古意而今之吏曹只管之而已鄭經世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者諸葛亮之言而人君所儲必使外官掌之者示其無私之意也故朱子稱諸葛此言與周禮合如今內需司其奴婢身資不令掌隸院及戶曹管之未知其意也昏朝時外方人奴婢投屬於內需司反爲侵虐其本主者罔有紀極反正之初痛禁此弊人莫不踊躍欣快矣及至今日漸有投屬之弊云極爲寒心且內需與各司奴婢同是一民而內奴則獨爲復戶以此勞逸不均人情拂鬱甚可畏也臣見御史回來之人慶尚等道流民還集而聞朝廷有十分之一之命皆爲蹙頞云大槩朝家以十分之一爲善制而頃見金孝

誠上疏極言不便其言似是矣維曰十分之一者通計號牌時男丁上自士夫下至黎庶之謂也除其不當充軍者則應充軍役者甚少若如前日全羅兵使上疏除其不當爲軍役者而以應爲軍役者充其十分之一則未知何如上曰頃見他邑有充其十分之一而有餘數者其有餘數者何如邑也其不及數者何如邑耶經世曰臣頃往鄉邑則洪思敬爲牧使而以士人爲面有司士人等任此大役罔知攸爲以臣新自京來必知彌牌曲折有來問者臣答以朝廷事目甚明孰着而爲之云以此有司等十分詳察無一見漏故以星州之大而男丁之數不及於尚州厥後充軍之時尚星之民

苦歇不同均役之道所當愈益講究矣 上曰日者正
躔度也躔字何義歟經世曰古有星躔之語日亦由躔
而行故有析木娵訾之次躔亦此義 上曰七政之中
日則有道而月五星則未有常道何也經世曰日月之
行雖講之精明亦非今日急務此下皇極之義講之宜
當仍曰天下之大經大法盡在此篇而皇極其要旨也
做皇極則必自敬用五事始也貌言視聽思必須以敬
為主可矣 上曰前日廷臣以思為貌言視聽之主未
知何如經世曰心之官即思貌言視聽之主於思者以
是又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此言當惕念然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自然相聚則未免有朋黨矣人君以大公至

正之道立極於上則羣下化之無敢淫朋矣 殿下自
臨御以後常欲祛朋黨之弊亦必以無偏無黨為建極
之本然後斯可以責效矣 上曰如予不德何敢望感
化之道然在羣下則各盡其道可矣經世曰 殿下謙
冲之教孰不感動然立心不以謙冲少退古人有舜何
人予何人之言講訖經世進前曰近日兩司所爭一向
牢拒恐非來諫之道也 慈殿之欲拜 陵寢情豈有
極然婦人之禮異於男子閭閻婦人亦不得拜墓況
國母動靜不可不慎須於入侍 慈殿之日細陳其不
可則 慈殿必不强而行之不可以苟遵 慈教為孝
也又曰國事去益泮渙兩西生靈已至難保守令亦欲

棄遁未知何以處之也興治差官至烏倒懸守令云極
可痛駭 上曰目前兩西皆入塗炭之中日後興治若
偽稱其功得承 欽命則從此難支矣經世曰臣見李
如璜狀啓中都慶俞聚軍以示漢人則漢人之作拏不
至太甚云今雖不能多聚軍兵或屯數百餘人使不得
輕慢之可也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三

